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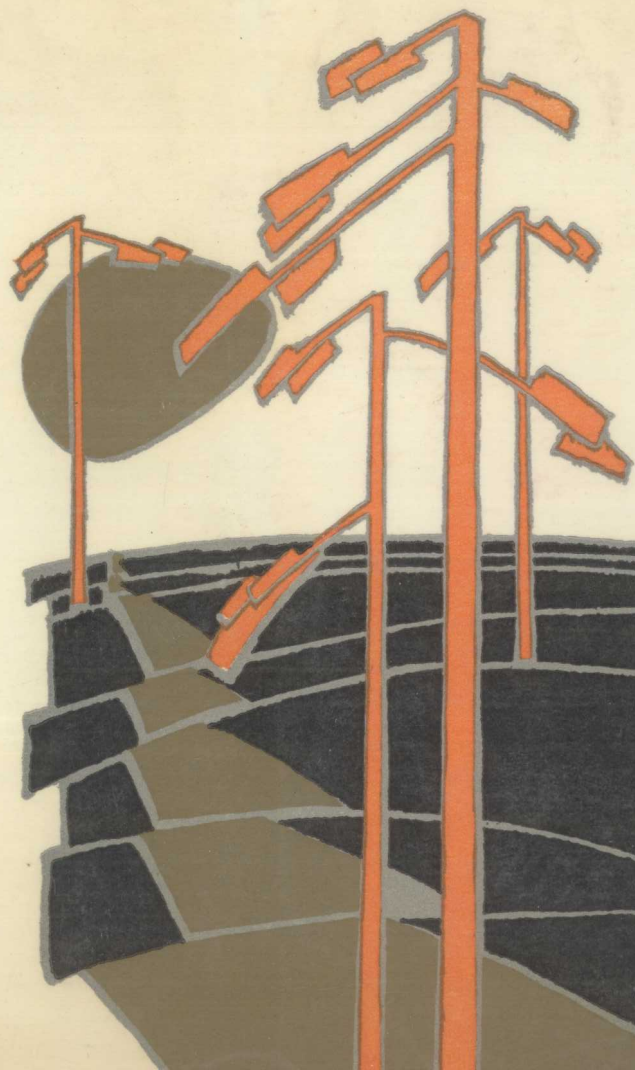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文学 10 年丛书

1979 — 1989

LIAONINGWENXUESHINIANCHONGSHU

辽宁文学 10 年丛书

关东奏鸣曲



• 短篇小说卷

短篇小说卷

关东奏鸣曲

迟松年 李作祥 主编

关东赛鸣曲

Guandong Zoumingqu

(短篇小说卷)

迟松年 李作祥 主编

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 发行
辽宁教育出版社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35,9000 开本: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: 15 插页: 2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

责任编辑: 左云霖 责任校对: 李守勤
封面设计: 李勤学

ISBN7-5313-0347-7/I·324 定价: 6.30元

“辽宁文学十年”丛书

(1979—1989)

前 言

一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，辽宁省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。辽宁作家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，坚持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和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深入生活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时代风貌。为了充分展示十年来辽宁文学创作的发展概貌，检阅作家们的劳动和创造的成果，辽宁省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发起，编选这套丛书，从1979年至1989年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中精选为十三卷出版。这既是对十年文学创作成就的总结和肯定，又可以作为我们向文学创作的更高层次攀登的新起点。

二、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，辽宁文学创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。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充分注意到这一点，编委会成员特别是各分册主编，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正确方向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，全面研究文学创作的具体状况，认真筛选，严格取舍，并多方面听取意见，确保了丛书的质量。

三、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辽宁省文学创作的成就，丛书将曲艺、戏剧、电视剧的脚本、文学剧本作为分卷编选出版，限于篇幅，对有些剧本只收入了选场选幕。

四、为了使更多作者的作品得以入选，确实无法对有重要成就的作家的作品给予较多篇幅作重点介绍，尽管如此，由于篇幅终究有限，有一些辛勤创作，取得可喜成绩的作者的作品未能入选，对此，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表示歉意。

五、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省内各有关单位和文艺界朋友的大力协助，对他们为繁荣辽宁省文艺创作所做出的贡献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六、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，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难免有很多缺陷和失误。热诚希望听到宝贵的批评意见，同时也希望得到读者和朋友们的理解与谅解。

“辽宁文学十年（1979—1989）”丛书编委会

1989年7月

目 录

幽 思	邓洪文 1
上 访 者	周熙高 6
白 荷 花	胡清和 18
路 障	达 理 62
三 角 梅	王中才 87
分道扬镳	思 基 104
打鱼的和钓鱼的	金 河 126
雪国热闹镇	刘兆林 144
秋 别	迟松年 162
最佳家庭结构	肖士庆 178
夫 妻 粉	庞泽云 195
丹 顶 鹤	边玲玲 212
焦大轮子	于德才 226
斗 牛 人	张 涛 255
蓝天呼唤	邵默夏 276
客厅里的爆炸（三篇）	白小易 294
坐着的和站着的	陈 珣 302
小窗絮雨	孙惠芬 313

吃 客	孙春平335
腊 月	林和平361
那条胡同	刘元举400
马嘶·秋诉	谢友鄞407
我叫威尔逊	邓 刚423
灵魂的自白	韶 华450
听风声雷声两声	马秋芬457
后 记	473

幽 思

邓 洪 文

一九六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历史上任何年分都更加寒冷。肆虐的狂风挟着暴雪拼命地扑打着窗上牢牢钉住的铁板，寻找着一切孔隙涌进这间阴暗、冰冷的房间。只有一束微弱的亮光，透过窗楣上唯一的一块玻璃，从两根铁条中间斜射进来，使这间昔日的仓库更富有牢房的特色。

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”、前市委主管工交的书记罗枫，在中央一位主持公道的负责同志过问以后，成了有“背景”的人物，被秘密监护起来，如今已经冰冻了两个昼夜了。他实在难熬寒冷的痛苦。他推开那床油渍得凉滑的棉被，扶着墙壁，从斜放在墙角的草垫子上站立起来，拖着棒伤未愈的右腿，缓缓地移动着脚步，想借此使快要凝固的血液重新流动一下。

他吃力地在水泥地上转了几个圈子，仍然感到浑身发抖，关节酸痛，五脏六腑象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扭结着捆绑起来，说不出的难受。

他看看两个摆在窗台上的窝窝头，心想：也许是饿了吧？于是走过去，伸出颤颤巍巍的手，抓摸了好一阵子，一个也拿不下来。原来这两个玩艺儿已和碰洒的残汤早就冻在窗台上了，硬梆梆的跟钢球差不多。

要是有一碗开水喝该多好哇！可是除了墙上和门板上有一层薄霜之外，找不到任何解渴的东西。身上的体温显然在下降，手脚象抽筋似地拘挛在一起。

他站立不稳，一下子跌倒在水泥地上。慢慢地挪到草垫子上，扯过那床被子，裹在身上，还是觉着有股象冰水一样的东西向心窝里挤压。他在长征途中曾经患过疟疾，那时发冷打哆嗦的滋味也不象现在这样难受、难挨。

罗枫抬眼看看窗子，那块唯一的玻璃也暗下来了。雪还在下，风更急了，吹得附近的电线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窗上铁板的一角，堆起了厚厚的雪花。

按照惯例，罗枫每天至少要被批斗或者传讯两次以上，最多一天达到过八次。可是自从秘密转移到这里快两天了，还不曾有谁来传讯他。挨批斗的滋味当然是不好受的：挂铁牌子、喷气式、揪头发拧耳朵、以及最残忍的扣肝等等，这些都不过是受点皮肉之苦罢了，至少是可以站在一间比较温暖的屋子里。他现在多么渴望呆在一间温暖的屋子里呀，哪怕是呆上十分钟，五分钟也好啊！

“他们把我关在这儿，是企图借天公之手谋害我吗？”他模模糊糊觉察到了某种狠毒的意图。

这时，他觉得两脚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。他用麻木的手，费了好大的劲才脱去鞋袜，然后撕开枕头，把一只脚插进荞麦皮里，另一只脚用两手使劲揉搓，然后再搓另一只，慢慢的，两脚恢复了知觉。

他穿好鞋袜，披上棉被，想要用跑步的方法取暖，可是他在屋里摆出一副跑的姿势，实际上连走的速度也达不到了。

他饥肠辘辘，脚步沉重，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地面上，转了不到五圈，就支撑不住了，一下子跌坐在草垫子上。披在身上

的被子也滑脱了，想拾起来，手也不听使唤了。

难道这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吗？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，地主的皮鞭、敌人的刺刀没有使他低过头，今天却被一伙披着马列外衣、喊着激进口号的家伙弄得束手无策了。

恰在这时，房门底部的一块铁板忽然掀起了一角，一个黑色的东西塞了进来，铁板旋即封死了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似乎仅在几秒钟内完成的，迅捷、利落、毫无声响。

罗枫先是感到愕然，跟着又感到疑惑，他看见有一把铁壶，摆在他面前，他真以为自己神经错乱了，他把两只手捂在壶上，的确是一壶滚烫的开水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壶捧到草垫子上，用围巾缠裹好，双手搂在怀里，一股暖流立刻涌进了心窝。他感到牙关、手脚，都开始灵活了。

莫要小看这一壶开水，它使罗枫有了希望，有了活力，增强了坚持下去的信心。渐渐地他感到困倦，在朦胧中打了一个盹儿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突然，他被什么动静惊醒，便下意识地朝门口望去，他看见一只粗糙的、布满老茧的，沾着煤屑的手，伸到门里来摸索什么。

他立刻明白了，赶忙把壶送了过去。那人连忙取走了铁壶。罗枫很想知道他是谁，扒着门缝朝外瞧，可是昏暗的走廊里，只能模糊地看到那人略微驼背的身形和有点跛脚的步履，此外再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自此以后，罗枫晚上抱着一壶开水打盹儿，白天披着棉被跑步取暖，一直坚持下来，度过了严寒的冬天。

罗枫被“解放”以后，真是命运多蹇，路途坎坷，没有过上一年太平日子，总是魔难重重。他的身体衰弱了，记忆力损伤了，好多不该忘记的事情，他记不得了。尽管忘这忘那，可是有一件事情，却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，一刻也不能忘怀，就

是那个搭救过他的驼背、跛脚的老人。他回到工作岗位以后，想方设法找过他，但是，始终没有找到。

一天下午，罗枫来到一座工厂检查工作。偶然看见一个驼背、跛脚的老工人向烧水房走了进去。心里不觉一动，立刻跟了过来。刚走到烧水房门口，那位老工人，拎着一把铁壶，迎面走过来。这正是那只他熟悉的铁壶！他急步上前一手抓住铁壶，一手握住老工人的手，连连使劲摇着并且激动地说：“老师傅，老师傅！多亏你的搭救呀！不然我真的成了‘死不改悔’的人了！”

老工人开头有些莫名其妙，待他醒悟过来，憨厚地笑着说：“噢，噢，罗书记，原来是你呀！”两个人禁不住拥抱在一起了。

罗枫拉着老工人进了烧水房，一屁股坐在一个木墩上，热情的和烧水工唠起家常来：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，又询问了烧水工现在的工作、家庭和生活景况。他邀请烧水工到自己家里去串门。末了，他说道：“老师傅，你到市委机关传达室去工作吧，腿脚不灵便了，别干这个了。”

“罗书记，我干别的不行啊，干惯这个了。”老工人用手指着身边一个鸣叫着汽哨的大铁壶说。

罗枫把那把熟悉的小铁壶提了过来，一下子抱在怀里了。他说：“那么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要求，只管说，我帮你解决。”

老工人想了半天，好象是在进行一番思想斗争，考虑该说不该说。

罗枫催促着：“讲嘛，什么要求都可以提。”

“罗书记，我别的要求没有。”他从罗枫怀里取回了小铁壶，然后指着身边响着汽哨的大茶炉说：“这个茶炉使得年头

太久了，积的水垢太多了，烧的水不是味儿，工人不爱喝，我想换个新的，要求几次厂里也没解决。如果方便，请你给说句话也好。”

如果这也算要求的话，未免太小了，对市委书记来说，如同向他要一支香烟那么简单、容易、微不足道。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要求，却使罗枫受到极大的震动。他把小水壶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望望大茶炉，望望老工人，久久地说不出话来。老工人依然憨厚地微笑着。一股暖流重又流遍了罗枫全身……

罗枫走在返回机关的路上，仍旧没有平静下来。他想：老工人在我濒临绝境、担着风险救援我的时候，他何尝预见到我会重当市委书记呢？当他搭救过的人站在他面前，问他有什么要求，想要报答他的时候，他却提出要给全厂工人解决喝开水的问题。人民啊，伟大的人民！他们把我们这些人推上高位，绝不是为了让我们吃闲饭，享清福；更不是让我们打官腔、吓唬人！想到这儿，罗枫感到那把小铁壶仍然贴在心口上，发着滚烫的热能。

上 访 者

周 照 高

做梦也没曾想过，我，一个机关干部，成了一个上访者，一个进京告状的人。几年前，仅仅因为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了“毒毒的太阳挂在高空”，就说我谩骂红太阳，打成“反革命”，扣发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工资。我爱人吓出了神经官能症，至今不能工作。现在，虽然给我平了反，补发了工资，但，我和全家心灵上的创伤、经济上的损失、名誉上的败坏，都弥补了吗？都治愈了吗？都赔偿了吗？更令人生气的是那些棍子英雄们，当年，他们喷着唾沫星子批判我的“用心”，挖掘我的“根源”，好家伙，恨不能一口把人吞下去！现在呢，他们还是他们，光检讨几句就算完了？当年我检讨八次怎么他们还不过呢？

为这事我早就想出气，但没机会。恰好，组织上让我进京办公事，我就到全国文联诉了诉冤屈，当了一个上访者。

眼下，上访结束，春节即将到来，必须尽快往回赶。但是，没想到火车票成了大问题。由于临近传统的节日，旅客骤增三、四倍，东单的火车票预售处必须半夜去站排才能买到卧铺票。试想：人家早八点才开窗口，你半夜就站在那冷屋子里，那种罪该怎么遭啊？我宁可坐硬席挨挤，也不挨半宿冻！

于是，我舒舒服服地在旅馆睡了一宿，早八点才来到东单。

一夜大雪使北京全城一片洁白。西北风卷着雪花专往脖子里钻。脚下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。预售处房檐上倒挂的冰溜子威胁着人们的脑袋。排队买票的人组成的十几条长蛇阵在屋子里蟠曲不下，尾部甩到门外。

我望而生畏，但也只好排到最后一位的身后。这工夫马上有人递来一个排号的纸片，上写206。我明白了：前面已经站了二百零五位。看来，没有三个钟头甭想挨到窗口！唉，等着吧，谁让我们国家经济落后啦，谁让我们的交通工具不现代化啦，谁让自己贪图睡一宿囫囵觉啦。我把皮毛大衣领子竖起来，脖子一缩，认了！

“你买票？”

有人触我胳膊一下，用我的家乡口音这样问。我扭头一看，是个拄着双拐、一条腿的残废人。他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劳动服，戴一顶掉下一扇护耳的布棉帽，大体属于工人的打扮，约摸五十来岁年纪，连鬓胡子，眼睛通红，眼边溃烂，厚厚的嘴唇，冻得瑟瑟发抖。他一边往松树皮般的手上哈着白气，一边用期望的目光盯着我。他是谁？怎么这么面熟？唉，看我这记性，年龄不大，常常在熟人面前失礼！

“啊，啊，我在买票。你……”

“你有零钱吗？”

哦！不是熟人，是讨小钱的。我脑海里立即产生一种情绪，嫌他离我太近，怕他哈出来的气吸进我的肺里。但，我不能有失干部对人民群众应有的态度，便稍微躲开一些距离，微笑着说：

“啊，零钱，我没，噢，翻翻看，有也可能不多，你等等……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向你要钱。”

“那……你？”

“我是想问你：愿意站到前头去吗？你能买到卧铺票。”

我茫然。他怎么有“权利”让我站到前面而又有“能耐”保我买到卧铺票呢？

他没解释，一伸手掌，露出一张写着“5”号的纸片，跟我手中的“206”号纸片一样。噢！懂了：他出卖优先购票权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元一角五分。”

嗨，价格多么具体，象不可更动的国营牌价似的！奇特的社会现象！我思考着：花一元多钱赎回三个钟头的雪天罚站，又保证了火车上旅途的舒适，值！可是，一元一角五分的人民币就这样抛掉，未免出手无名。这叫哪一份开支呢？叫新式小惠？

好，认可了！我拔出皮手套里的右手，开始摸钱包。

“别急。票到手再说。”

他的双拐一点地，跨出一步，领着我进了售票室。门口的水泥地上结了一个桩子般的冰疙瘩，绊了他一个趔趄，要不是我手疾眼快扶一把，他的门牙不一定保住。看着他惊慌的表情，我又一次觉得，好象在哪儿确实见过他。

我们俩挤到窗口，恰好里面喊第5号，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张卧铺票弄到手了。当然，高兴之余，该讨价了。我拿出一元一角五分钱向他手中递。

“不忙，你先点点我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先点清我的。两分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迷惑不解他的意思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损得不成样子的工作证，打开，取出夹着的一堆汽车、电车票的报销凭证。有两角的，有一角伍的，有一角的，有捌分的，还有伍分的；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白色的，有蓝色的，还有半黄半紫的；有长形的，有方形的，有带框的，有不带框的，还有撕扯不整的。他往我手里一递说：

“整整是一元一角五分。”

“你这是……”

“我给你报销券，你给我现款。就算我挪用一步公家的钱。实在没办法。”

啊，我这才真正明白：我的购票优先权的价格，原来仅仅是让我替他报销。我有些激动，又觉得这价码太便宜了。这些报销券，我回去可以如数报销，自己分文无损嘛！

“唉，你真是！啥时候来站的排？”

“半夜一点二十。”

“哎哟，挨了七个钟头的冻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只为了兑换这一元多钱？”

“唉，没办法。”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上访的。”

我的心一跳，好象被扎了一锥子。他也是上访的，我俩是“同行”！我热乎乎地睡了一宿，他却挨了半宿冻。一场交易，我一无所失，占了大便宜；他却失去了无法估价的健康和尊严！

“你为啥事上访？”

“为了……当……反革命。”

“呀！他也是‘反革命’，又是‘同行’！不过，‘反革命’三个字，他说得十分为难，又脸红，又口吃，低下头塞了塞破棉袄的棉花。我一方面觉得这个‘同行’可怜；另一方面又想到他可能真是个‘分子’。要不，干吗不理直气壮？把你打成‘反革命’的‘四人帮’和他们的爪牙们倒台了嘛！是你出冤气的时候了嘛！”

“你是不是真反革命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急着兑换报销券干啥？回单位报去嘛！”

“唉，我还没个单位。再说，又不是公家让咱来上访的。”

“那也让他们报！谁让他们把你打成反革命了？”

“唉，手头实在困难。孩子超过了一米，也要票！”

“孩子？”

“她妈死了，只好跟着我。”

“孩子在哪里？”

“在车站的暖气片底下等我呢。”

“没住旅店？”

“接待站倒是给安排了旅店，也发给不少生活费；可店里每宿收三角！嗨，哪不一样睡？能省就省点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闭了闭眼睛，身子晃了一下，拐杖挪动一个支点，重新找到了平衡。看来，冻饿交加的身子太虚了。我鼻子有些发酸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又从钱包里掏出五元钱。管他什么“分子”，太可怜了。

“你拿去用吧。”

“不。谢谢。”